

战国纵横：

#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臧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6

各怀异心，  
六国齐拜苏秦为相

寒川子 著

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读客

# 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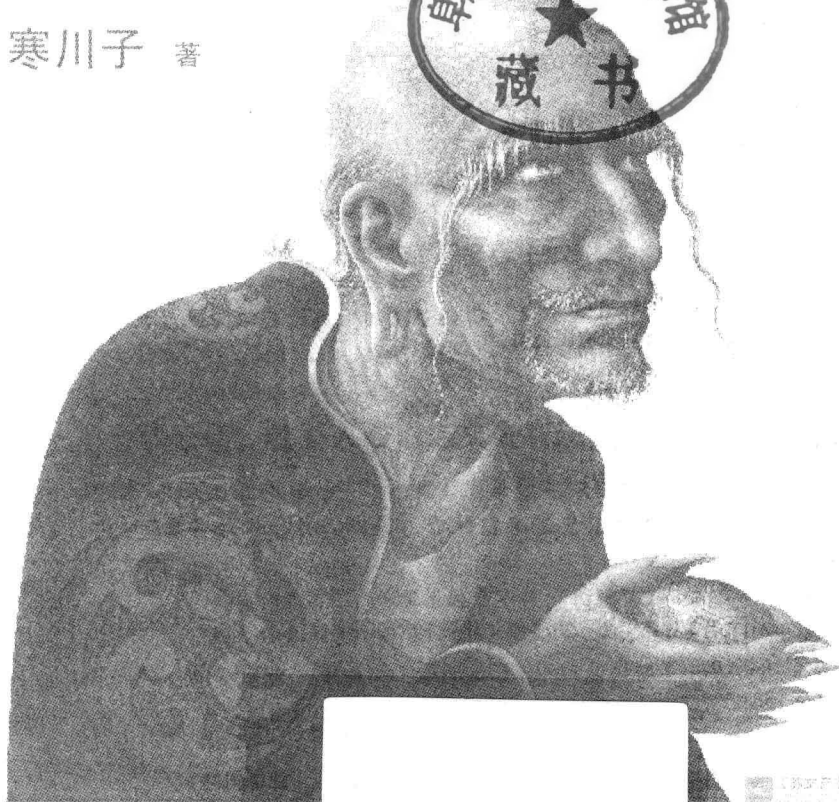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6

各怀异心，  
六国齐拜苏秦为相

寒川子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国纵横 : 鬼谷子的局 . 6 / 寒川子著 . -- 南京 :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3.4  
ISBN 978-7-5399-6047-0

I . ①战… II . ①寒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4048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 : 鬼谷子的局 . 6

---

著 者 寒川子

责任编辑 姚 丽 丁小卉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肖 飒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279 千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47-0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苏秦用计激张仪赴秦 /1

“一路上，我与张子相谈甚多，知他是个奇才。苏子不仅不邀他共创纵业，反而费尽心机，逼他入秦。张子入秦，必以苏子为敌。苏子难道就不怕合纵大业坏在张子手里吗？”

“……贾兄有所不知，在鬼谷之时，先生预言，天下和解之道，唯在两途，一是列国一统，二是诸侯相安。贤弟志在一统，不会赞同在下合纵。道不同，不相与谋。在下志在合纵，贤弟志在一统，他与在下不可能并驾齐驱。务大业，必求同心。二人异心，非但大业难成，反生阻碍。再说，贤弟与在下，虽走两途，却归一处。无论他成，还是在下成，目标都是天下大同。这一点，在下也是知他的。”

## 第二章 修改方略，苏秦成功合三晋 /41

苏秦身子更是趋前：“孙兄之意是——”

“善搏击者，绝不会腹背树敌，”孙臆侃侃说道，“苏兄既然合纵五国，何不再加一国，将齐国也纳入纵亲，六国合一，以秦为敌。六国纵亲，内可无争。秦有四塞之固，苛法之威，列国纵有强兵，亦无可加害，天下势力由此制衡，岂不是好？”

## 第三章 收买人心，惠文公智服张仪 /71

“看把你急的。”惠文公望着他吃惊的样子，扑哧笑道，“爱卿放心，寡人担保，你的这个宝贝疙瘩不会离开秦国半步。”

见秦公如此笃定，樗里疾越发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已经无处可去了。”惠文公说完，从几案上拿出棋局，缓缓摆开，“来来来，我们君臣许久没有对弈了。”

## 第四章 金牛计，张仪借力开蜀道 /86

太子大奇，近前视之，竟是一头石牛，五色斑斓，通体如霞，若不细看，竟如正在吃草的活牛一般无二。

张仪笑问：“这就是宝贝，是我们君上祈请上天赐予的。”

“真是神牛啊！”太子不曾见过如此彩石，赞叹一声，上下左右抚摸一时，抬头问道，“此牛可与金子相关？”

“正是。”张仪点点头，指着牛屁股，“此牛夜间吸纳天地灵气，白日便金。太子所见的库中金子，全是由它们屙出来的。”

## 第五章 苏秦舌战稷下群士，齐王入纵 /108

“以道治之。天道贯通，圣人无事。圣人且无事，天子又有何事？天子无事，诸侯亦无事，民亦无事，故圣道之世，无为而治。”

“以道治天下，能详述否？”

“道有诸德，德有诸术。三王五帝之时，圣君行仁、义、礼、乐、名、法、刑、赏八术。仁以育民，义以导民，礼以化民，乐以和民，名以正民，法以齐民，刑以威民，赏以劝民，天下因此而治，大道因此而通。”

## 第六章 暗度陈仓，淳于髡魏国盗孙臧 /137

瑞梅一怔，复坐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先生如何保证治愈孙将军？”

“是这样，”淳于髡侃侃说道，“老朽游走列国，爱好猎奇，化内方外无所不知。齐国东海有仙山，山上有仙草，可治此症。仙山飘浮于大海之上，雾气笼罩，游移不定，非常人所能至。能至此山之人，据老朽所知，唯有齐国的公子虚。老朽受殿下之托，求公子虚讨要仙草，公子虚只提一个条件，就是娶公主为妻。”

## 第七章 苏秦戳穿假仙人，楚王入纵 /162

内臣呈上清水，威王正欲服药，苏秦陡然抬手：“陛下且慢！”

威王一怔，凝视苏秦。

苏秦转过头去，目光犀利地逼视苍梧子，有顷，缓缓起身，走至苍梧子跟前，陡然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揭去他的白眉，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仙翁？你这刁民，胆子也够大了，竟敢闯进宫中撒野，行诈陛下，明欺大楚无人吗？”

## 第八章 六国特使楚宫议合纵 /189

公子如显然感受到了，二目微启，因是首次在此等场合发言，声音稍稍打战，吐字却是清晰：“楚国建议，会同地点设于孟津。”言讫，再次闭目。

公子如不用“在下”而用“楚国”，众人无不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分量。几年前魏惠王号今天下于孟津朝王，今日，在自家地盘上的公子如既是实质上的东道主，又是纵亲六国中最大一国的副使，竟然重提孟津，显然是在释放一个信号，就是楚国有意让魏再做东道主，再执牛耳。在座诸人皆知公子如不善政务，不谙辞令，因而此言断不是信口而出，而是有人授意。

## 第九章 合纵会盟，苏秦掌六国相印 /209

六君依序南面而坐，面前各摆一枚金印。金印是二十多个金匠连夜赶出来的，皆有拳头大小，各色华贵的黄色锦缎。

在六国军民注目下，苏秦碎步趋至六君前面，缓缓跪地，逐一行过三拜九叩大礼，从列君手中逐一接过相印。

当苏秦手捧六枚金印转身面向台下时，锣鼓声骤然响起，台上台下，旌旗招展，万头攒动，呼声雷鸣。

## 第十章 合纵危局，四国私讨伐秦 /234

齐威王的目光扭向魏惠王：“是啊，是啊，‘度河梁兮度河梁，举兵所伐攻秦王。’此等气势，磅礴云天，声震寰宇啊！”

魏惠王热血沸腾，转过身子，遥望西方：“熊兄，田兄，还有韩兄，魏莹不才，承蒙诸位抬爱，暂居纵约长之位。既在其位，当谋其政。方才魏莹提唱此歌，也绝不是为过过瘾。今日六家纵亲，齐会孟津，盟誓制秦，自非昔日勾践可比。我等何不趁此良机举兵伐秦，一鼓作气踏平秦川，永绝后患？”

## 第十一章 调虎离山，魏王遣苏秦还乡 /262

“眼下伐秦，万事俱备，如何拖住苏子，实乃当务之急。公子能拖几日是几日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公子成功了，伐秦也就成功一半。不是庞涓托大，若无后顾之忧，单我大魏三军伐秦，即使不能马踏秦川，收回河西当不在话下，何况今日六国纵亲，数十万大军压境，纵使秦人有神魔护佑，此番必也是在劫难逃了！”

公子卬思考半晌，终于点头应允：“既如此说，在下这就陪同苏子省亲，管叫他风风光光，无暇他顾！”

## 苏秦用计激张仪赴秦

楚宫东宫的正殿里，太子槐不无焦躁地来回踱步。

靳尚站在一边，哈腰低头，两只漂亮的眼珠儿紧紧盯住太子槐的脚后跟，随着他踱步的幅度滴溜溜地来回转动。

太子槐的脚步放缓下来，渐渐顿住，转向靳尚：“陛下正在气头上，你叫本宫如何为他说话？”

“回禀殿下，”靳尚仍旧低垂着头，嘴唇却在微微启动，“无论如何说话，殿下都必须说话，眼下也或许只有殿下能够说话了。”

“本宫为何必须说话？”

“因为昭阳这么陷害张子，只能有两个解释，要么是出于无知，要么是别有用心。”

昭阳显然不是无知之辈，太子槐不假思索，直盯靳尚：“说吧，他是何用心？”

“明里是为令尹之位，暗里是在挑衅殿下。”靳尚直入死穴。

“挑衅本宫？”太子槐走前一步，逼视靳尚。

“正是。”靳尚稍稍抬头，语气肯定，“张子是殿下请回来的，昭阳心知肚明，仍要设套，臣以为，这就是目无殿下，公然挑衅。”

“他为何要挑衅本宫？”

“为昭氏一门。张子之才高出昭阳不止十倍，这一点不消微臣评说。殿下向与屈氏、景氏族人过往甚密，独与昭氏有隙。昭阳心知肚



明，是以怂恿陛下，远遣张子治理越国。景舍过世，令尹之位空缺，昭阳正自得意，却闻张子回来，奉的又是殿下旨意，当作何想？”

太子槐长吸一口气。

“殿下，”靳尚侃侃言道，“于昭阳而言，景舍之位志在必得，张子横插于前，又是殿下举荐，叫昭阳如何不惊惧？昭阳深知，此时不动手除去张子，待殿下承继大统，昭阳更无出头之日了，这才背水一战，作亡命之搏。”

“爱卿所言在理，只是——”太子槐又踱几步，眉头凝起，“本宫看过诉讼，几乎无懈可击。”

“是啊，前后观之，这个圈套极是周密，依昭阳之才，断也想不出的。”

“对，对，”太子槐连连点头，“如此周密机算，确非昭阳才力所能为也。爱卿可知是何人所谋？”

“秦国上卿陈轸。”

太子槐大是惊愕，情不自禁地“哦”出一声，两眼紧盯靳尚。

“微臣探知，”靳尚不急不缓，“此人自前年由秦赴郢，就住在昭阳府宅斜对面。臣还探知，昭阳晋献陛下那个白姬，就是陈轸从秦国带来的。陈轸在府中密养两年，突然于此时献美，其心可疑。”

太子槐再次踱步，有顷，顿住步子：“陈轸与张子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张子？”

靳尚略略一怔，垂首应道：“臣也不知。不过，以臣推测，张子既是大才，若是见用于楚，必对秦国不利。陈轸既与昭阳相善，理自应为昭阳谋划。可惜如此大才，千里迢迢奔楚，为楚立下盖世奇功，却不明不白地死于暗算，当是楚国之悲。再说，有朝一日山陵崩，殿下执掌大柄，身边若无张子筹策，岂不是个缺憾？”

靳尚利舌如矢，句句中在太子槐心扉。

太子槐再无迟疑，凝眉有顷，抬头问道：“依爱卿之见，本宫该当如何行事？”

“陛下所失，不过是一块宝玉。张子以一人之力，得越地数千里，此功当可抵过。殿下可恳请陛下，求他看在张子灭越这桩功劳上，赦免张子死罪。只要张子留得一命，就有戏文可唱。若是张子死于非命，一切全都没了。”

太子槐又踱几步，眉头一动：“有了！起驾章华台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

靳尚备好车驾，扬鞭催马，载太子槐驰向章华台，叩见威王。

威王仍在震怒，但气头已过，态度较昨日明显缓和。

太子槐趋前叩道：“儿臣叩见父王！”

“你是为张仪求情来的吧？”威王开门见山，冷冷问道。

“儿臣不敢，”太子槐再拜，应道，“儿臣以为，和氏璧是我镇宫之宝，张仪竟敢在众目睽睽下将其窃走，其心可诛，罪在不赦！鉴于此案重大，且又涉及上柱国昭阳及数十位嘉宾，儿臣甚想亲审此案，叩请父王恩准！”

威王思索一时，点头道：“也好。你可代寡人问问张仪，寡人待他不薄，还打算委他以重任，他为何恩将仇报，做此苟且之事？”

“儿臣遵旨！”

太子槐领完御旨，匆匆赶至司败府，闻知项雷正在刑室里审问张仪。

项雷是昭阳生母江君夫人的娘家亲侄，也即昭阳表弟。鉴于此案通天，且又涉及昭氏，项雷甚是用心，严刑拷问，一心欲逼张仪认罪，供出和氏璧下落。项雷施出种种酷刑，张仪却是生就的倔脾气，且又委实受屈，死不招认。

张仪昏死数次，又被冷水浇醒，试用新的刑具。太子槐赶到时，张仪又一次昏死在刑台上。项雷喝令松刑，狱卒连泼数遭冷水，张仪仍旧没醒。项雷一怔，拿手指在张仪的鼻孔前挡了下，见仍然有气，令人将他抬下刑台。

正在此时，太子槐在靳尚诸人的陪同下，大步走进。

项雷见是太子，慌忙跪叩：“微臣项雷叩见殿下！微臣不知殿下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请殿下降罪！”

太子槐扫一眼躺在地上如死人一般的张仪，心里一揪，沉脸问道：“将他打死了？”

项雷应道：“回禀殿下，犯人只是暂时昏死过去。”

太子槐松了口气：“没死就好。招认了吗？”

项雷连连摇头：“此人嘴硬，死不招认！”

太子槐扫一眼张仪：“既不肯招，就抬下去吧。要好生照料，切莫让他死了。”

“微臣领旨！”项雷应过，急令狱卒抬走张仪，传狱医急救。

太子槐走到主审台前，在席上坐下：“拿供词来！”

项雷递上供词。

太子槐审看一时，又要来案卷，细审有顷，转对项雷：“有副本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取副本来。”

项雷拿来副本，靳尚收起。

太子槐缓缓起身：“项爱卿，张仪性硬，不能硬逼。万一把他打死了，失去活口，查不出宝玉来，陛下怪罪，你可担当不起！”

项雷叩道：“微臣遵旨！”

太子槐安顿已毕，不及回宫，即与靳尚驰至章华台，求见威王，禀道：“父王，儿臣审查此案，觉得疑云重重。”

“哦？”威王急问，“是何疑云？”

太子槐将一大堆案宗副本及张仪的供词放在几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但凡窃贼，必有预谋。小偷尚需踩点，何况是前往柱国府盗取天下至宝的大盗？反观张仪，首日回府，次日即受邀前往昭阳府赴宴，且此前并不知赏玉之事，根本无法预谋。此其一也。”手指案卷，“据案宗所述，张仪是孤身一人前去赴宴，并无帮手。又据张仪府中仆从所述，张仪回郢之后，一直待在府中，并无外出，也即张仪并无机会寻觅帮手。此其二也。据儿臣所知，张仪并不是爱财之人。再说，张仪受恩于陛下，贵为会稽令，在楚前途无限，如何肯为一块宝玉失去锦绣前程？此其三也。张仪所受酷刑，非一般人所能承受，但他昏死数次，死不肯招，若非受屈之人，一般窃贼断不肯为。此其四也。张仪一口咬定将宝玉交予一个紫衣女人，儿臣以为，或非无稽之谈。赏玉赏至张仪手中，府中失火，众客皆去相救，此时有人讨要宝玉，张仪在此情势下，自会失去分辩，误以为是巫女前来取玉。据儿臣所查，有在场的宾客议及此事，说张仪当时的表情，也不似装出来的。此其五也。有此五点，儿臣是以——”

威王眉头紧凝，摆手止住他，沉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昭阳陷害于他了？”

太子槐摇头：“儿臣以为，昭阳不会故意陷害张仪。”

“他为何不会？”

“也有几个原因，”太子槐侃侃而谈，“一是此事涉及宗庙，身为昭氏后人，昭阳断不会在宗庙里欺天害人，为昭门抹黑；二是昭阳事母至孝，此璧既然是为母驱邪祈福，昭阳自也不会不诚，何况又是江氏夫人内寝失火，昭阳纵有此心，也不能不顾及母亲安危；三是在场诸宾客中，并不全是昭氏一族，黄氏、项氏、屈氏、景氏等家族皆有人在场，儿臣审看他们的证词，与昭阳、张仪所述一丝无差——”

“寡人问你，”威王再次打断他，“张仪既没偷玉，昭阳也没陷害，此玉哪儿去了？难道它会插翅飞走不成？”

太子槐思忖有顷，小声应道：“方才回来，儿臣一路上都在思忖此事。儿臣在想，此玉既非凡品，会不会——”

威王心头微凛，倾身道：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儿臣在想，昭门祭玉，举门禁紫，如何又来紫衣之人？还有那场大火，生得甚是奇妙，婢女整日伺候烛火，蜡烛从未倒过，偏巧那日倒了。儿臣依据案宗所述，将前后过程串联起来，父王请看，江君夫人生病，昭阳求玉，父王恩准，神巫祭玉，三十六阳刚男子，张仪返郢，昭阳盛请，家庙赏玉，江君夫人卧寝失火，张仪守玉，紫衣女子从天而降……这一切就像是上天刻意安排了的，环环相扣，紧凑得一丝不差。”

威王身体后仰，倒吸一口凉气，闭目冥思，睁眼问道：“槐儿，听你这么说，难道是上天收走了此玉？”

太子槐连连点头：“儿臣以为，此玉自入章华台，百多年来，从未出过宫门一步，此番失窃，或是天意。”

威王思考有顷，缓缓点头：“嗯，你说得也是，寡人不该放玉出宫。那日也是中邪了，昭阳一求，竟然予他了。”略略一顿，“依你之见，寡人又当如何处置张仪？”

“儿臣以为，司败那儿证据确凿，张仪这里解释不清，事情已经闹大，不能不罚。然而，陛下一向赏罚分明。莫说张仪可能蒙冤，纵使他真的盗走此玉，也不可忽略他为大楚建下的盖世功业。此玉纵使价值连城，也难与数千里越地相比。张仪身为客卿，奔波不止万里，助我一举灭越，解我腹内巨患，父王何不将功补过，赦免他的死罪，同时诏告天下，显示父王赏罚分明的公心。”

威王又是一番冥思，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好，就这么办吧！你要告诉张仪，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寡人与他一来一往，两不相欠了。”

太子槐心头一凛，嘴巴张了几张，本欲辩解，却出口道：“儿臣领旨！”

一辆辎车在刑狱门前戛然而止。

靳尚望一眼香女，小声道：“嫂夫人，就是这儿。”

香女飞身下车，就要走入刑狱大门，被几个持戟甲士拦住。靳尚赶上，递过楚王特赦金牌及谕旨。门尉接过，让他们在此稍候，自己快步进去。

约过半个时辰，几名狱卒架着张仪走出，将他放在地上。

看到张仪遍体鳞伤，脸色犹如死人一般，香女哭叫一声：“夫君——”飞身扑上，将他紧紧抱在怀里。

张仪吃力地睁开眼睛，朝她微微一笑，复又合上眼皮。

刑狱门外停着几辆马车，是附近百姓专在此处候生意的。靳尚扬手招来一辆，吆喝狱卒将张仪放进车中，转对香女，揖道：“嫂夫人，在下答应的，这也兑现了。”从袖中摸出一只钱袋，双手递上，“袋中有十块爰(yuán)饼，权为在下心意，望嫂夫人不弃！”

爰饼又叫郢爰，是郢都货币，十块爰饼是相当丰厚的馈赠了。香女本是烈性，且又发生前日之事，自是不肯接受靳尚施舍，当下回过一揖：“大人厚意，小女子心领，大人十金，还请收回。”

靳尚微微一笑，硬递过来：“在下心意，嫂夫人可以不领，这点小钱嫂夫人却得收下。眼下嫂夫人身无分文，别的不说，单是张子这样，也该有个医治、栖身之处才是。”

见靳尚将话说至此处，香女也就不好推托，接过钱袋，再次揖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算小女子暂借大人的。”

靳尚也不应话，跳上辎车，抱拳道：“在下先走一步，嫂夫人保重！”

香女回过礼，跳上车子，坐下，小心翼翼地将张仪抱在怀里，免得旅途颠簸，弄疼了他。

车夫见她坐好了，扭头问道：“夫人，去哪儿？”

香女正欲回话，靳尚忽又跳下车子，近前说道：“差点忘记一件大

事，请嫂夫人转告张子，陛下口谕，‘告诉张仪，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寡人与他一来一往，两不相欠了。’”

听到如此绝情之语，香女泪水流出，点点头，转对车夫道：“丽水岸边，栖凤楼。”

车夫朗声应道：“好咧！”扬鞭催马，疾驰而去。

马车辚辚而至栖凤楼，掌柜迎出，一见张仪这样，大吃一惊，吆喝几个仆从，将他抬至二楼他们原先住过的房舍中。

香女返身下楼，欲付车资，车夫道：“叫车的大人已付过车资了。”

香女大是感叹，谢过车夫，急步上楼去了。

张仪一走，项雷就使人急报昭阳。

昭阳听闻太子亲自出面营救张仪，惊愕之余，暗自庆幸听信陈轸所言，预留一手，未将张仪整死。细想前后过程，昭阳越发佩服陈轸，使邢才将他召来，谋议下一步如何去迈。

陈轸快步走向客厅，未进厅门，看到昭阳迎出，远远拱手道贺：“大人大喜了！”

昭阳一怔：“哦，喜从何来？”

“大人就要稳登令尹之位，难道不是大喜？”陈轸乐呵呵地说。

昭阳越发惶惑：“请上卿明言！”

陈轸指指门槛，呵呵笑道：“令尹大人，纵使明言，也不能在这门槛之外呀！”

昭阳亦笑出来，拱手揖过，伸手让道：“上卿大人，请！”

二人步入厅中，分宾主坐下。

昭阳拱手，语气探询：“果如上卿所言，殿下亲自出面将张仪救出。在下忖摸此事，越忖越是焦心，特请上卿来，本欲求个应策，上卿却——”身子微微前倾，声音压低，“敢问这……令尹之位，由何而来？”

“请问大人，楚若一年不设令尹，行吗？”

“当然不行！令尹乃楚之要枢，若无令尹，政令不通，六府不调，三军不治，久必生变。”

“三个月呢？”

“也似不妥。按照惯例，令尹若是去职，一月之内，当立新令尹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陈轸笑道，“再问大人，在楚天楚地，除张仪之外，可否有人能与大人争夺此位？”

昭阳思忖有顷，摇头。

“张仪已是废人，景舍去职亦近一月，眼见大人即将荣登宝位，在下是以贺喜。”

“上卿言早了，”昭阳急道，“在下急的也是这事儿。殿下既将张仪救出，亦必会在陛下面前再次力荐。陛下年迈，大楚天下不久将是殿下，陛下对此心知肚明，倘若殿下坚持，或会——”似是不敢再说下去，轻叹一声，转过话锋，“再说，和氏璧一事，亦不经查。依殿下天资，或已生疑。陛下亦不是迂腐之人，若是醒悟过来，严加追查——”再次顿住话头。

陈轸微微一笑：“大人放心，无论是殿下，还是陛下，都不会追查此事了。即使追查，也是查无对证。该闭口的都闭口了，只要大人不说出去，有谁知道？至于张仪，不知大人听说没，在下听闻，在刑狱门口，靳尚曾对张仪之妻说道，陛下口谕，‘告诉张仪，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寡人与他一来一往，两不相欠了。’柱国大人，陛下此话，可是大有讲究啊！”

“连这话你也听到了？”昭阳震惊，不可置信地望着陈轸。

“呵呵呵，”陈轸大笑数声，“为了大人，在下敢不上心吗？”

“陛下是有此谕，只是——”昭阳点头应道，“此谕作何理解，在下还要请教上卿。”

“此谕是说，楚国不比中原，朝廷真正信任的，只有景、屈、昭三氏之人。先朝所用外客，没有一个有好结局的，远的不说，四十年前的吴起，就是一例。张仪灭越立下大功，可他治越，却让陛下放心不下，防之又防啊！”

昭阳不无尴尬地苦笑一声：“其实，那些都是在下的一面之词。”

“关键就在这里，”陈轸敛住笑容，不无肯定地道，“只有大人这一面之词，陛下才爱听。”

昭阳思忖有顷，叹服地连连点头，拱手道：“与上卿说话，真是痛快。既然提到令尹之位，敢问上卿，在下——”顿住话头，目视陈轸。

陈轸一字一顿，似是将军在向部属发布军令：“去做两件事，一、策动元老，举荐大人；二、逼迫张仪，逐出国门！”

这一次，张仪真被折腾惨了。

打发走车夫，香女回至房间，细细审看，见他浑身上下无一处好皮，心疼得眼泪直流，抱住他泣道：“夫君——”

张仪两眼紧闭，面色惨白，竟如死人一样。想到夫君在刑狱门前尚能微笑，此时却是反应俱无，香女陡然一惊，顾不上再哭，赶忙搭脉，见脉搏尚在，急用袖子抹去泪水，转身走出，下楼对掌柜揖道：“请问掌柜，附近可有疾医？”

掌柜回过一揖：“夫人莫急，附近就有一个专治跌打损伤的，在下看到张大人那样，已差小二请他去了。夫人稍候片刻，这阵儿想必就到。”

话音落处，外面传来小跑的声音，果是小二，后面疾步跟着一个提箱子的中年人。

掌柜与他见过礼，指香女道：“这位夫人的夫君被人打伤了，烦请先生诊治。”

“谢掌柜了！”香女朝掌柜深深一揖，转对疾医拱手，“小女子有劳先生了。”指着楼梯它，“先生有请！”

疾医回过礼，与香女上楼，推开房门，察看张仪伤情。看有一时，疾医小心翼翼地分别搬动张仪的四肢，又按又摸，然后搭脉，有顷，心头微凛，转对香女：“快，拿热水来。”

香女下楼，端来热水，回到房中，见疾医正在小心翼翼地拿剪刀一点一点剪去张仪衣物，许多地方，衣服已与血水凝成一团，揭不下来，疾医只好拿丝巾球沾上热水，泡软血水，慢慢剥离。

疾医总算将张仪的血衣尽行除去，一点点清洗伤口。香女看得心惊肉跳，泪水直流。张仪身上的伤口之多，伤情之重，莫说是香女，即使疾医，也是震惊。疾医一边清洗，一边摇头叹道：“唉，这帮天杀的，将人净往死里整！”

香女抹把泪水，忐忑不安地哽咽道：“先生，夫君他——会有事吧？”

疾医点头应道：“不会有大事。”略顿一下，复叹一声，“唉，伤



成这样，若是一般人，有几个也早死了。士子能挺下来，真是奇迹！”

听到这话，香女长舒一口气，轻声谢道：“小女子谢先生了。”

疾医足足忙活大半时辰，才将所有伤口洗好，分别敷上药膏。香女使小二买来一匹白绢，撕成布条，细细缠过。远看上去，张仪就似穿了一套白色新衣。

忙完这些，疾医伏案写就一个药方，递给香女：“夫人，士子之伤，在内而不在外。外伤只是皮毛，月内可愈，内伤却是紧要，不可闪失。此方是治内伤的，先服三日。”

香女接过处方，拿出靳尚赠送的钱袋，摸出三金，双手递上：“谢先生了！这点诊费，也请先生收下。”

疾医见是三金，伸手推托：“夫人礼重了！三枚铲币足矣！”

“先生不必客气，”香女将三金硬塞过来，“活命之恩，莫说三金，纵使三十金，也不足报。”

疾医只好收下一金，将二金递回，拱手谢道：“在下谢夫人恩赐！三日之后，在下自来，一来为大人换药，二来视情更方。”

香女送走疾医，拿出一金，叫小二到药店照方抓药。天色傍黑，小二将药抓回，香女亲自煎熬，端至榻前，张仪仍在昏睡。

药凉了又温，温了又凉，张仪仍旧不省人事。香女两眼含泪，紧握张仪的手，在榻前整整跪了一宵。及至天亮，香女又疲又累，实在熬不住，终于伏在榻前，迷糊过去。蒙眬中，香女觉得脸上痒痒的，打个惊愣，睁眼一看，竟是张仪。

张仪早已醒了，此时正用两只眼睛盯住她，见她眼中滚出泪花，就用那只未缠绷带的手，为她轻轻拭去。

香女不无惊喜地叫道：“夫君，你……醒了？”

张仪的眼睛眨巴两下，脸上现出一笑：“香女，你做噩梦了，在哭呢。”言语缓慢，几乎是一字一字挤出来的。

看他吃力的样子，香女的泪水再涌出来，连连点头：“嗯！嗯！”

“你哭的样子，不好看。”

“嗯！嗯！”香女又是一番点头，泪水更多地流出。

“笑一笑。”

香女拭去泪，挤出一笑。

“笑得不好，要这样。”张仪说着，咧开嘴，灿烂一笑。